



醫子
正傳或問

伊藤庄丸

余

特別
79
482



明中武
第48卷

醫學正傳 序 凡例 或問

序

夫醫之為道民命死生所繫其責不為不重藉或不經
儒術業擅偏門懵然不知正道不反幾於操刃以殺人
乎粵自神農嘗百藥製本草軒岐著素問越人作難經
皆所以發明天地人身陰陽五行之理卓為萬世醫家
祖不可尚已厥後各醫代作躡聖門而探玄微者未易
悉舉又若漢張仲景唐孫思邈金之劉守真張子和李
東垣輩諸賢繼作皆有著述而神巧之運用者非常人
所可及也其所以辨內外異攻補而互相發明者一皆
祖述素難而引神觸類之耳其授受相承悉自正學中



來也吾邑丹溪朱彥脩先生初遊許文懿公之門得考
亭之餘緒爰自母病刻志於醫求師於武林羅太無而
得劉張李三家之秘故其學有源委術造精微所著格
致餘論局方發揮等旁皆所以折衷前哲尤足以救偏
門之弊偉然百世之宗師也東陽盧和氏類集丹溪之
書為纂要俾醫者出入卷舒之便其用心亦勤矣以愚
觀之尤未足以盡丹溪之餘緒然丹溪之書不過發前
人所未發補前人所未備耳若不參以諸賢所著而互
合為一豈醫道之大成哉愚承祖父之家學私淑丹溪
之遺風其於素難靡不苦志鑽研然義理玄微若坐豐
蔀追閱歷四紀于茲始知蹊徑今年七月旬有八矣桑榆

景迫精力日衰每憾世醫多蹈偏門而民命之夭於醫
者不少矣是以不揣荒拙銳意編集以成全書一皆根
據乎素難綜橫乎諸說傍通已意而不鑿以孟浪之空
言摠不離乎正學範圍之中非敢自以為是而附會以
誤人也且之曰醫學正傳將使後學知所適從而不蹈
偏門以殺人蓋亦端本澄源之意耳高明之士幸毋謂
焉昔正德乙亥正月之望花溪恒德老人虞搏序

凡例

一凡諸病總論皆採摭內經要旨以爲提綱繼之以歷代名醫可法之語間或附以己意以成篇段謹僭列各病之首

一凡脈法皆採摭王叔和脈經要語本經缺者則於歷代名醫諸書採其可法之語以附錄之

一凡方法備載於脈法之後其傷寒一宗張仲景內傷一宗李東垣小兒科多本於錢仲陽其餘諸病悉以丹溪要語及所著諸方冠於其首次以劉張李三家之方選其精粹者繼之於後外有諸家名醫有理妙方又採附於其末以備參攷

一凡祖父口傳心授及自己歷年經驗方法不敢私匿悉皆附於諸條之末與眾共施本病無者則缺之

一凡自己積年歷試四方之病或用心以變法取巧而治愈者悉附於各條之末俾後人或有所採擇焉無者缺之

一凡集錄諸賢成方蓋為後學設繩墨耳學者不可固執古方以售今病故又以丹溪活套備錄于各條之後欲使後學執中之有權耳

一凡丹溪諸方法見諸盧氏纂要者悉錄之無遺但有增而無減耳惟丹溪醫按不錄非為厭繁將欲採歷代名醫治驗總成一書名為古今諸賢醫按有志未

暇姑俟諸歲月云

一凡古方分兩重數太多難憑修合今悉改為小劑且如一科十貼之數原方用藥一兩一貼止該一錢從其輕重以十取一惟效東垣都作一服之義庶使後學依方修合之便云

一凡古方云吹咀者今悉改為細切庶使後學之易曉也

一凡修製藥石不別立篇目就於各條藥下細注雖若繁瑣庶免鹵莽者忽略以誤人也

一凡云用水一盞即今之白茶盞也約計半斤之數餘做此

一凡醫學或問五十一條皆愚意設辭以申明先哲言
不盡意之義是用書于卷首與賢者共議耳非敢自以
為是煩賢者方正之勿謂愚之狂妄也幸甚

新編醫學正傳卷之一

花溪恒德老人虞搏天民編集

姪孫虞守愚惟明校正

醫學或問 凡五十一條

或問醫學源流自軒岐以來以醫術鳴世與夫著書立
言俾後人之可法者幾何人哉請明以告我曰予嘗
閱故學士宋公景濂之文而得其說矣請陳如左夫
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作之其言深而要
其旨邃以弘其致辯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下
此則秦越人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
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明者也又下此則淳于
意華陀之熊經鳴鶴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割

腹背滿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
遷備誌之其所謂迴風沓風者今人絕不知為何病
也况復求其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之金匱
玉函經及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刊之妙典第詳於六
氣所傷而於嗜慾食飲罷勞之所致者略而不議兼
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
和叔和纂岐伯華陀等書為脉經叙陰陽內外辨三
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消夫三焦五藏
六府之病最為著明惜乎為妄男子括以層隘之脉
歌遂使其本書不盛行于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
病源後編似不為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氣而不著
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則王冰之推五運六氣

之變撰為天元玉策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苟泥之
則局滯而不通矣又下此則王燾孫思邈思邈以絕
人之識操慈仁惻隱之心其叙千金方龔及粗土害
人之禍至為憤切後人稍闢其藩垣亦足以其術鳴
但不制傷寒之書或不能無遺憾也燾雖闡明外臺
秘要所言方證符禁灼灸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
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
則錢乙龐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
所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
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闡奧而擯其精
華建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
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啟內經之秘尤知

者之所取法也。世槩以嬰齋鑿目之何其知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完素。睽水張從政。元素之與完素。雖設為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者焉。若從政則又宗乎完素者也。元素以古方全病決不能相值。治病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有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附會。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為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藏平矣。從政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燥火六門為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利。不善學者殺人。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一十九條著為原病式。闡

奧粹微。有非大觀官局諸醫所可髣髴究其設施。則亦不越攻補二者之間也。近代各醫若吳中羅益倉。洲呂復。皆承東垣之餘緒。武林羅知悌。丹谿朱彥脩。各挹完素之流風。又若山之朱佐。越之滑壽。咸有著述。未易枚舉。嗟乎。自有內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有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為不多矣。若夫歷代各醫。今但舉其最者言之耳。豈能悉具於斯乎。

或問醫學授受之原。既得聞命。未審吾子之學。何所適從。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或謂祖父相承。謂之三世。或謂善讀三世之書。則為三世之醫。子讀三世之書。與為祖父相承之家。學與請明言其故。可乎。曰。

草莽之學其可云乎然暨不止於三世而其書又奚止於三代哉當取其可法者言之耳予同邑丹谿朱彥脩先生上承劉張李三家之學而得羅太無為之依歸以醫道大鳴于當世遐邇咸取法焉予故曾叔祖誠齊府君幸與丹谿生同世居同鄉於是獲沾親炙之化亦以其術鳴世故予祖父相承家傳之學有所自來予惟愧夫才疎質鈍而不能奉揚箕裘之業為憾耳奚足道哉

或問元則害承廼制之義何如曰王安道論之詳矣其間猶有未悉之旨請陳其略如左黃帝曰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

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亢則害承廼制也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半化大病夫五行之木土金水各一惟火有二曰君火曰相火在地理分布六方在歲時分為六氣初氣自丑至卯始於大寒而終於春分厥陰風木主之二氣自卯至巳始於春分而終於小滿少陰君火主之三氣自巳至未始於小滿而終於大暑少陽相火主之四氣自未至酉始於大暑而終於秋分太陰濕土主之五氣自酉至亥始於秋分而終於小雪陽明燥金

主之終氣自亥至丑始於小雪而終於木寒太陽寒
水主之夫所謂顯明者指方位而言日出於卯之地
也少陰君火始於此而右遷故曰顯明之右蓋天地
左旋六氣右旋故曰退行六位之下各有已所不勝
者承之於下王氏曰承猶隨也而又有防之之義以
下奉上也故曰承其五行之道不亢則隨之而已一有
所亢則起而尅勝之也或曰制者制何事也害者害
何物也制者制其氣之大過也害者害承者之元氣
也夫所謂元氣者總而論之謂之一元分而言之謂
之六元一元者天一生水水之生木木之生火火之生土土
之生金之復生水循環無端生之不息六元者水爲木
之化元木爲火之化元火爲土之化元土爲金之化

元金爲水之化元亦運化而無窮也假如火不亢則
所承之水隨之而已一有亢極則其水起以平之蓋
恐害吾金元之氣子來救母之意也六氣皆然此五
行勝復之理不期然而然者矣制則生化者言有制
之常如亢則制而生化不息何害之有外列盛衰者
言所承者力衰而所亢者極盛制之不盡耳在天地
則爲六淫在人身則爲六疾害則敗亂者言無制之
變也所承者衰甚而無氣故所亢者其勢縱橫而不
可遏也在天地則太塊絕滅在人身則病真而死矣
大略如斯未盡詳也學者宜參考安道之論斯備矣
或問丹谿先生格致餘論云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氣常
有餘血常不足然先生所著諸方每云有氣虛有血

虛有陽虛有陰虛其所以自相矛盾有如是者其義何歟曰其所謂陰陽氣血之虛實而以天地日月對待之優劣論之其理蘊奧難明非賢者莫能悟焉也請陳其大略如左夫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者在天地則該乎萬物而言在人身則該乎一體而論非直指氣為陽而血為陰也經曰陽中有陰陰中亦有陽正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長是也姑以治法兼證論之曰氣虛者氣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君子湯以補氣中之陰曰血虛者血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物湯以補血中之陰曰陽虛者心經之元陽虛也其病多惡寒責其無火治法以補氣藥中加烏附等藥甚者三建湯正陽散之類曰陰虛者腎經之真陰虛也其

病多壯熱責其無水治法以補血藥中加知母黃柏等藥或大補陰丸滋陰大補丸之類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注曰此言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夫真水衰極之候切不可服烏附等補陽之藥恐反助火邪而燦真陰元陽虛甚之軀亦不可投芎苓等辛散淡滲之劑恐反開滕理而泄真氣味者謂氣虛即陽虛止可用四君子斷不可用芎辛之屬血虛即陰虛止可用四物決不可用參耆之類殊不知東垣有曰陽旺則能生陰此陰陽二字直指氣血言又曰血氣古聖人之法也血虛者須以參耆補之陽生陰長之理也惟真陰虛者將為勞極者固不可用恐其

不能抵當而反益其病耳非血虛者之所忌也如黃
汝言之通達亦未明此理其所著明醫雜著謂近世
治病但見虛證使用參茸屬氣虛者固宜若是虛
豈不助氣而反耗陰血耶是謂血病治氣則血愈虛
耗又曰血虛誤服參茸等甘溫之藥則病日增服之
過多則死不治蓋甘溫助氣屬陽陽旺則陰愈消又
曰婦人產後陰血虛陽無所依而浮散於外故多發
熱止可用四物湯補陰血而以炙乾薑之甘溫從治
而收其浮散使歸依於陰亦戒勿用參茸也丹溪曰
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為主既曰陽無所依而浮散於
外非參茸等藥何以收救其散失之氣乎意汝言之
論何其與東垣丹溪俱不合耶世之膠柱調瑟者比

此皆是予不容不辯也

或問古有四診之法何謂也曰形聲色脈四者而已今
人惟效脈法但知其一二而遺其三焉請陳其理如左
夫形診者觀其形以知其病也經曰形氣不足病氣
有餘是邪勝也當瀉不當補形氣有餘病氣不足當
補不當瀉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皆不足也急
當補之不可刺之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
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
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陰陽皆有餘也急瀉其邪調
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
曰形肉既脫九候雖調者死又曰頭者精明之府頭
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脊中之府背曲肩垂府將

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捏不能腎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立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凡此之類皆形診之謂也夫聲診者聽其聲以驗其病也經曰聲如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言而微終日廼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叔和云久病聲嘶者死小兒病忽作鴉聲者死東垣曰言語先輕後重高厲有力是為外感有餘之證言語先重後輕沈困無力是為內傷不足之證凡此之類皆聲診之謂也色診者視其面之五色以察其病也經曰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裏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又曰青如

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炷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羣羽者生黃如蟹腹者生赤如鷄冠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生於心如縞裹珠生於肺如縞裹紅生於肝如縞裹紺生於脾如縞裹括萋其生於腎如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欲觀五藏之五邪當辯四時之令色經曰從前來者為實邪子能令母實也從後來者為虛邪母能令子虛也從所勝來者為微邪妻乘夫位也從所不勝來者為賊邪鬼賊為害也自病者為正邪本經自傷也假如春令木旺病者其色青而帶赤是為實邪雖病易治法曰實者瀉其子其色青而帶黑是為虛邪病亦易治

法曰虛者補其母其色青而帶黃是為微邪尤為易治法曰微者逆之謂正治也其色青而帶白是為賊邪難治故多死法曰甚者從之謂反治也若但如蒼壁之澤迺是正邪本經自病勿藥而愈四時皆做此而推又四時皆帶紅黃為吉青黑為凶若此之類皆色診之要訣學者其可忽乎

或問傷寒之邪中人固無定體然手足各有六經何故六傳足之六經而不及於手之六經乎劉草窓謂足六經屬水土木蓋水得寒則冰土得寒則坼木得寒則葉落枝枯手之六經惟屬金與火蓋火勝水而能敵寒金得寒而愈堅剛其理甚明將何以議之乎曰言似近理而實不然者也請陳一得如左蓋人之有

身頂天履地身半已上天氣主之身半已下地氣主之是以上體多蒙風熱下體多感寒濕其為六節之氣前三氣時值春夏其氣升浮萬物生長故人之身半已上應之後三氣時值秋冬其氣降沈故人之身半已下應之自十月小雪之後為六氣之終太陽寒入於足太陽膀胱之經同氣相求故也又曰熱先於首而寒先於足其義亦通寒邪鬱積既久次第而傳於陽明少陽以及三陰之經皆從足經傳始而漸及於手之六經而已矣此人身配合天地之理不其然而然也何疑之有哉

或問三焦為府有以心胞絡為藏者有以命門為藏者

脉訣云三焦無狀空有名或問三焦與心胞絡皆有
名無實之府藏而其位俱在膈之中或謂心胞絡
乃膈中之脂膜又或謂之裏心之肉凡此議論不一
其孰非而孰是歟請明以告我曰其理蘊奧甚矣雖
言雖然若夫天人之理不明其可謂之醫乎請略陳
其梗槩如左凡萬物之有形質著乎地者必有象以
成乎天也且以五行之理論之如在地有木火土金
水之五形在天則有風熱濕燥寒火之六氣蓋人肖
天地其五藏六府之具於身者與天地造化生成之
理若合符節是故在天為風在地為水在人藏府為
肝為膽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藏府為心為小腸
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人藏府為脾為胃在天為燥

在地為金在人藏府為肺為太腸在天為寒在地為
水在人藏府為腎為膀胱五者之外又有相火遊行
於天地上下氣交之中故合為五運六氣人身之相
火亦遊行于腔子之內上下盲膜之間命名三焦亦
合於五藏六府丹溪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
火不能有生夫內經以心胞絡為藏配合三焦而為
六藏六府總為十二經也其兩腎本為一藏初無左
右之分越人始分之亦未嘗言其為相火之藏王叔
和始立說以三焦合命門為表裏亦有深意寓焉蓋
命門雖為水藏實為相火所寓之地其意蓋謂左屬
陽右屬陰左屬血右屬氣左屬水右屬火靜守常而
主乎水動變而化為火者也然而相火固無定體

在上則寄于肝膽胞絡之間發則如龍火飛躍于霄漢而為雷霆也在下則寓于兩腎之內發則如龍火鼓舞于湖海而為波濤也或曰嘗聞人身之有府者若府庫然能盛貯諸物之名也若大小腸胃膀胱膽五府皆有收受而盛之者未審三焦為府何所盛乎曰三焦者指腔子而言包函乎腸胃之總司也胃中膈膜之上曰上焦膈膜之下曰中焦膈膜之下曰下焦總名曰三焦其可謂之無收受乎其體有脂膜在腔子之內包羅乎六藏五府之外也其心胞絡實乃畏心之膜包于心外故曰心胞絡其系與三焦之系連屬故指相火之藏府皆寄于胃中此知始而未知終也其餘諸說皆展轉傳訛之語耳管見如斯

顯侯知者再論

或問東垣用藥多以升陽益胃且之而悉以升府柴胡之類佐之何與曰夫天地四時之令春夏之氣溫而升浮則萬物發生秋冬之氣寒而降沈則萬物肅殺人肖天地常欲使胃氣溫而升浮而行春夏生發之令不欲使胃氣寒而降沈而行秋冬肅殺之令耳又升麻能令清氣從右而上遷柴胡能使清氣從左而上達經曰清氣在下則生發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是以清氣一升則濁氣隨降而無已上等證又參耆等補劑皆味厚而氣滯者若不以升柴等藥提之何以得行於經絡肌表而滋補哉或曰東垣生於北方天傾西北陽氣下陷此法固宜恐東南方土不宜也

曰地不滿東南土氣下降故脾胃之氣不升脾胃之氣不升則上脘不通穀氣不行而內傷之病作矣是以此法尤利於東南方也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或問內傷發熱之證其為有痰有食胃中迷悶者固不敢驟用補氣之劑其有察脉審證明白知是虛損內傷之候而投以東垣補中益氣等湯遂致胃中滿悶難當鑿者其技窮矣若此者又將何法以治之乎曰此蓋濁氣在上而清氣不能上升故濁氣與藥氣相拒故耳宜以升柴二物用酒製炒更加附子一片以行參耆之氣及引升麻直抵下焦引清氣上升而濁氣下降而服參耆等補藥不致滿悶矣學者其可不知此乎

或問六淫之邪當從內經六氣之太過為是也昔醫和對晉平公之文不曰風寒暑濕燥火而曰陰陽風雨晦明何也曰辭雖異而理實同焉彼謂陰淫寒疾者即太陽寒水之令太過而為寒疾也陽淫熱疾者即少陽相火之令太過而為熱疾也風淫末疾者即厥陰風木之令太過而為末疾也兩淫腹疾者即太陰濕土之令太過而為腹疾也晦淫惑疾者即陽明燥金之令太過而為疫疾也明淫心疾者即少陰君火之令太過而為心疾也或曰陰陽風雨即為寒熱風濕之疾彼此固脗合矣所謂晦淫惑疾與明淫心疾二者似不相符請明以生我曰歲金太過燥令大行久晴不雨黃埃蔽空日月昏明當為疫癘之疾山嵐

瘴氣是也。或當作疫傳寫之誤耳。君火太過熱令早
行火為離明之象。故曰明。淫如內經所謂天明則日
月不明是也。少陰君火司令。故曰心疾。春分至少滿
時大熱也。有釋明為晝明。晦為夜晦。惑為蠱惑。心志
皆非也。夫晝明夜晦。天道自然之理。何淫之有其蠱
惑心志者。亦非天地之淫邪也。學者宜再思之。

或問飲食同入於胃而水穀二者何如而分乎。且如膀
胱止有下口而無上口。其水固可出不知從何而入
乎。又何其如是之清乎。曰。經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
上輸於脾。之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
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行陰陽揆度。以為
常也。夫胃為倉廩之官。無物不受。全藉脾土轉輸而

運化焉。蓋水穀入胃。其濁者為相火。下出幽門。達大
小腸。而為糞。以出於穀道。其清者。化為氣。依
脾氣而上升於肺。其至清而至精者。由肺而灌溉乎
四體。而為汗液津液。助血脈。益氣力。而為生生不息
之運用也。其清中之濁者。下入膀胱。而為溺。以出乎
小便耳。其未入而在膀胱之外者。尚為濁氣。既入而
在膀胱之內者。即化為水。是故東垣有曰。飲者無形
之氣。正謂此也。蓋肺屬金。而覆乎脾胃之上。即如天
之覆於地之上也。經曰。清陽為天。濁陰為地。氣上
而為雲。天氣下而為雨。水入於胃。輒化氣而上升。亦
猶天降霖雨於地。倏焉化氣上騰。而為雲。又復化為
霖雨。而下降也。或曰。老人與壯年者。飲水無異。多寡

壯年小便甚少而老者小便甚多何也曰壯者如春夏之氣升者多而降者少老人如秋冬之氣降者多而升者少耳或曰降多即小便多升多者未見其為何物而出於上竅焉曰經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精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府各從其化也夫大塊之爲器不可論其涵容之量人之氣化亦猶是也賢者宜再思之

或問人之壽夭不齊何歟曰元氣盛衰不同耳夫人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號曰命門元氣之所司性命之所繫焉是故腎先盛則壽延腎元衰則壽夭此一定之理也或曰今見肥白之人多壽夭元氣反衰乎瘦黑之人多壽延元氣反盛乎曰丹溪謂白者肺氣弱黑

者腎氣足又曰肥不如瘦白不如黑或曰四方之人皆同乎曰不同也內經五常政大論云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又曰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地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王註曰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之地也陰方之地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陽方之地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其氣煩渴故夭折或曰常聞天人之理同一揆也今見於天地之四方者既得聞命矣而具於人之五藏者未之聞也請申明其說可乎曰西北二方在人爲腎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藏常恐其不足東南二方在人爲肝木心火所處之位二藏常恐

其有餘難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等語
即此之義也夫腎水既實則陰精時上奉於心肺故
東方之木氣不實而西方之金氣不虛此子能令母
實使金得以平木也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虧此
陰精所奉於上而令人壽延也若夫腎水一虛則無
以制南方之心火故東方實而西方虛其命門與胞
絡之相火皆挾心火之勢而來侮所不勝之水使水
日虧而火日盛此陽精所降於下故令人夭折也大
抵王水主天地之四方言越人主人身之五藏論皆
不失內經之旨同歸於一理也學者詳之

或問經謂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脹夫
病在上者法當用木香檳榔等藥以降之病在下者
法當用升麻柴胡等藥以提之理宜然也其或泄痢
脫肛後重大孔痛不可忍是為氣下陷也法當舉之
以升麻柴胡和之以木香檳榔若夫四藥同劑不無
升降混淆奚有歸一治病之功邪曰天生藥石治病
各逞其能如張仲景制大柴胡湯用柴胡大黃同劑
以治傷寒表裏俱見之證然柴胡升而散外邪大黃
降而泄內實使病者熱退氣和而愈今用升麻柴胡
自能升清氣而上行木香檳榔自能逐邪氣而下降
故使脫肛舉而後重除故可同劑而成功矣何疑之
有哉欲用藥者宜做此而擴充之可也
或問人身之兩腎猶車之有兩輪其形同色亦無異不
知王叔和何所見而獨謂之腎屬水而右腎屬火又

指右腎爲命門以配三焦之經。嘗聞有生之初。胚胎未成之際。先生一腎。即造化天一生水之義。今以水火歧之。求炭相反。何歟。曰。予嘗私淑丹溪。而得其說矣。按內經以心胞絡爲三焦相火之配。而並行於經也。其兩腎本爲一藏。初未嘗有左右之分。而越人始分之。亦不言其爲相火之藏。叔和立說。以三焦合命門爲表裏。亦有深意存焉。蓋謂腎屬陰。而本主乎靜。靜則陽孕於其中。陽既孕矣。其能純乎靜而無生氣之動歟。若經所謂靜屬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是陽歸之陰而成孕者也。又謂腎爲作強之官。伎巧出焉。陽出之陰而化生者也是。故腎爲一藏。配五行而言者。則屬之水矣。以其兩腎之形有二。象而言者。

亦得以左右分陰陽剛柔。而命爲五藏之根元也。以左爲陰。右爲陽。陰爲水。陽爲火。水爲血。火爲氣。於是左腎之陰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右腎之陽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其四藏之於腎。猶枝葉之出於根也。雖然。但不可猶指右腎爲命門耳。經曰。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按王註。靈樞經云。命門者。目也。抑考明堂銅人等經。命門一穴在脊中行第十四椎下陷中。兩腎之間。夫兩腎固爲真元之根本性命之所關。雖爲水藏。而實有相火寓乎其中。象水中之龍火。因其動而發也。愚意當以兩腎總號爲命門。其命門穴正象門中之棖闌。司開闔之象也。惟其靜而闔。涵養乎一陰之

真水動而開鼓舞乎龍雷之相火。夫水者常也。火者變也。若獨指乎右腎為相火，以為三焦之配，尚恐立言之未精也。未知識者以為何如。

或問內經所謂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火食氣之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何謂也？曰：王太僕已有註文，但未甚詳耳。請陳一得如左。夫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者，言造化勝復之理。少而壯，壯而衰，而復生，循環無端，生生不息。經雖不言衰而復生，其理實在其中矣。壯火食氣者，言元氣見食於壯火也。氣食少火者，言元氣見助於少火也。壯火散氣，謂耗散元氣；少火生氣，謂滋生元氣。此二句申明上文二句之言耳。蓋火不可無，亦可少，而不可壯也。少則滋助

乎真陰壯，則燒燦乎元氣。陰陽造化之理，無往不復。夫火壯而元極，則兼水化以制之。經曰：亢則害，承迺制也。又曰：制則生化。故壯火衰而少火復生，是以陰陽調和，萬物生旺。四時生長化收藏之道，即此理也。以人論之，胚胎未成之初，先生二腎以涵養真陰，是故名為元氣。天一生水之義焉。然後肝心脾肺以及五府相繼而生。五藏五府之外，又有胞絡相火遊行於三焦之間，故以三焦為配。二者皆有名無實之府。藏蓋相火無定位，故也。抑攷先哲有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言其不可無也。此非少火生氣之意乎？又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言其不可亢也。又非壯火散氣之謂乎？管見如斯，未

知是杏

或問越人難經第八難中所謂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又曰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夫寸口一脈何以能決藏府死生吉凶乎鰲峯熊氏註爲右寸謂右寸之屬肺也四明張氏註爲兩寸謂脈會太淵穴也二說不同其孰非而孰是歟請明以告我曰舌聖立法以三部九候決人死生以六藏六府分配於六部之中故可以驗入藏府之吉凶也殊不知內經言寸口者頗多悉兼關尺而言也大槩古人以寸口爲六脈之總名耳不然內經何以言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脈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肩

背痛若此之類莫能盡述先哲註謂中手爲醫者之中指也然則非病者之關脈乎夫越人之難經因內經而作故有是語今之註者皆以己意妄釋故與經旨不合學者其再思之

或問難經第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源所謂生氣之源者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源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夫所謂腎間動氣者釋者皆指爲兩尺兩尺既絕何謂寸口脈平何不言尺中腎脈而言腎間動氣請明辯以釋吾疑幸甚曰此言寸口脈平

而死者亦兼關尺而論也。腎間動氣者，臍下氣海丹田之地也。或曰：臍下中行乃任脈所屬，與腎何相干哉？曰：各開寸半為第二行，皆屬足少陰腎經。其臍與背後命門穴對，各開寸半，腎腧穴也。故丹田氣海與腎脈相通，為腎之根也。又若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胞系在臍，故氣海丹田實為生氣之源。十二經之根本也。或曰：寸口既平，奚疑其死乎？曰：此為病劇形脫者論耳。內經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者死。凡見人之病劇者，人形羸瘦，大肉已脫，雖六脈平和，尤當診候足陽明之衝陽與足少陰之太谿二脈，或絕更候臍下腎間之動氣。其或動氣未絕，猶有可生之理；動氣如絕，雖三部平和，其死無疑矣。醫者其可不詳察乎？

或問內經有曰：陽明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不食數日而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素所上也。素非所能，因病而不食，反能登非常之處，豈有是哉？曰：難經有云：重陽者狂，重陰者顛。又曰：顛多喜而狂多怒。所謂重陽者，三部陰陽脈皆洪盛而牢，故病強健而有力，故名曰狂。謂重陰者，三部陰陽脈皆沈伏而細，故病罷倦而無力，故名曰顛。嘗見東陽樓氏一少年病狂，一日天風大作，忽飛上于邑東之塔顛，且歌且哭，其塔實無容步之階，眾皆以為恠，予思龍乃純陽之物，伏蟄于海內，其身止有鱗甲，且無羽翼，遇陽氣升騰之日，則借風雲之勢而能飛騰，即此義也。奚足為怪哉？

或問難經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問藏者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問藏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之病傳肝之病傳脾之病傳腎腎病傳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問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傳脾之病傳肺肺傳腎腎傳肝之病傳心是子母相傳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故言生也夫經文所謂七傳者據其數止六傷而已謂一藏不再傷按其數乃有四藏不再受傷且其間藏之理未聞有發明之旨釋者止是隨文解義而已請明辯以釋吾疑可乎曰夫此條言虛勞之證也其所謂七傳者心病上必脫腎病傳心一句其一藏不再傷當作三藏不再傷皆傳寫之誤耳蓋虛勞之證必始於腎經五藏從相對

而逆傳已盡又復傳於腎與心則水絕滅而火大旺故死而不復再傳彼之三藏矣其有從相主而順傳者蓋腎水欲傳心火却被肝木乘間而遂傳肝木然後傳心火次第由順行而及於彼之三藏而有生生不息之義故曰間藏者生學者其再思之

或問醫家以水烹煮藥石本草著名類多而未詳其用曰長流水曰急流水曰順流水曰逆流水曰千里水曰半天河水曰春雨水曰秋露水曰雪花水曰井花水曰新汲水曰無根水曰菊英水曰潦水曰甘爛水曰月窟水夫何一水之用而有許多之名必其能各有所長請逐一明言其故無吝曰謂長流水者即千里水也但當取其流長而水遠耳不可泥於千里者

以其性遠而通達，歷科坎已多，故取以前煮手足四末之病，道路遠之藥，及通利大小便之用也。曰急流水者，湍上峻急之流水也。以其性速急而達下，故特取以前熬通利二便及足脛以下之風藥也。曰順流水者，其性順而下流，故亦取以治下焦腰膝之證，及通利二便之用也。曰逆流水者，漫流洄瀾之水也。以其性逆而倒流，故取以調和發吐痰飲之劑也。曰半天河水者，即長桑君投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乃竹籬藩頭管內之積水耳。取其清潔自天而降，未受下流污濁之氣，故可以為煉還丹調仙藥之用也。曰春雨水者，立春日空中以罌盛接之水也。其性如得春升生發之氣，故可以煮中氣不足清氣不升之藥也。古

方謂婦人無子者，於立春日清晨以罌盛空中之雨水。或此日百草晡露之水。夫妻各飲一缸，處房當即有孕。取其資始資生發育萬物之義。曰秋露水者，其性稟收斂肅殺之氣，故可取以烹煎殺蟲之藥，及調付殺癩蟲疥癬諸蟲之劑也。曰井花水者，清晨井中第一汲者，其天上真精之氣浮結于水面，故可取以烹煎補陰之劑，及修煉還丹之用。今好清之士，每日取以烹春茗而謂清利頭目最佳。其性味同於雪水也。曰菊英水者，蜀中有長壽源，其源多菊花而流水四季皆菊花香，居人飲其水者壽皆二三百歲。故陶靖節之流好植菊花，日採其花英，漫水烹茶，期延壽也。曰新汲水者，井中新汲未入缸甕者，取其清潔。

無滯雜之劑故用以烹煮藥劑也曰甘爛水者蓋盛於水以物揚躍使水珠沫液盈於水面其水與月宿水性同取其味甘溫而性柔故可以烹傷寒陰證等藥也曰潦水者又名無根水山谷中無人跡去夏新土糾凹中之水也取其性不動搖而有土氣內行故可以煎熬調脾進食以補益中氣之劑也夫本草雖有諸水之名而未詳言其用今故述之以為後學之款式云

或問丹谿治腫脹之證專主乎土敗木賊濕熱相乘為病東垣又多主乎寒言病機諸腹脹大皆屬於熱之語乃言傷寒陽明經大實大滿之證也又云熱脹少而寒脹多二說不同其孰非而孰是與曰東垣北方

人也其地土高燥濕熱少而寒氣多故有是論我丹溪先生生長於東南之地故病此者盡因脾虛受濕肝木大旺故言然也或曰二說不同之義既得聞命矣而丹溪治腫之大法曰必須養肺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源斷妄想以保母氣谷鹽味以防助邪以大劑人參白朮補脾使脾氣得實自能健運升降此千載不易之定論萬舉萬全之妙法也活人多矣嘗用此法以治黃腫之證反加悶亂增劇不安改用香附蒼朮厚朴之劑反獲全功竊思水腫與黃腫皆是濕熱傷脾所致何治法之不同與曰夫水腫之證蓋因脾土虛甚而肝木太過故水濕妄行其中雖有清痰留飲實無鬱積膠固

故以參朮為君而兼以利水清金去濕熱之藥此標本兼該之治故有十全之功也彼黃腫者或酒疸或穀疸沈積頑痰膠固鬱結於其中故或為痰癖或為積聚是以積于中而形于外蓋因土氣外形而黃也故宜以蒼朮厚朴香附陳皮之類以平其土氣之較阜用鐵粉青皮之類以平其木氣之有餘加以麴蘖助脾消積退黃之後仍用參朮等補脾之劑以收十全之功此標而本之治也若二證之藥湯而治之禍不旋踵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飢甚方食而食反不運化多為嘔吐吞酸等證何也曰飢而即食渴而即飲此造化自然之理也飢不得食胃氣已損脾氣已傷而中氣大不足矣遇食大

饑過飽益甚是以大傷胃氣輕則吞酸惡心重則惡寒發熱而為內傷等病者多矣又或負重遠行辛苦飢甚過食大過則四體倦怠矣若又強力復行適遇風雨外襲遂成內傷挾外感之證或為腫脹危篤之疾養生君子切宜防微杜漸戒之戒之

或問鍼法有補瀉迎隨之理固可以平虛實之證其灸法不問虛實寒熱悉令灸之其亦有補瀉之功乎曰虛者灸之使火氣以助元陽也實者灸之使實邪隨火氣而發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氣之復溫也熱者灸之引鬱熱之氣外發火就燥之義也其鍼刺雖有補瀉之法予恐但有瀉而無補焉經謂瀉者迎而奪之以鍼迎其經脈之來氣而出之固可以瀉實也謂補

者隨而濟之。以鍼隨其經脈之去氣而留之。未必能
補虛也。不然內經何以曰無刺燭之之熱無刺渾之
之脈無刺漉之之汗無刺大勞人無刺大飢人無刺
大渴人無刺新飽人無刺大驚人又曰形氣不足病
氣不足此陰陽皆不足也。不可刺之之重竭其氣老
者絕滅壯者不復矣。若此等語皆有瀉無補之謂也。
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虛損之疾。世俗倒用局方十全大補湯以補之。其
方實為諸虛之關鍵也。用參耆苓朮甘草以補氣虛。
用芎歸芍藥地黃肉桂以補血少。吾早將何以議之。
子曰。此藥乃氣血兩虛之劑。或血虛而氣尚實。或氣
虛而血尚充者。其可一例施乎。內經曰。毒藥以治其

病。蓋藥性各有能毒。然中病者藉其能以獲安。不中
病者徒惹其毒以增病耳。假如心脾二經虛損。當以
茯苓補之。虛而無汗及小水短少者。服之有功。虛而
小便數者。多服則令人目昏。虛而多汗者。又服損真
氣。天人天年。以其味淡而利竅也。又如肺氣弱。及元
陽虛者。當以黃耆補之。然肥白人。及氣虛而多汗者。
服之有功。若蒼黑人。腎氣有餘而未甚虛者。服之必
滿悶不安。以其性塞而閉氣也。甘草為健脾補中。及
瀉火除煩之良劑。然嘔吐與中滿及嗜酒之人。多服
必斂膈不行。而嘔滿增劇。以其氣味之甘緩也。川芎
為補血行血清利。頭目之聖藥。然骨蒸多汗。及氣弱
人。又服則真氣走散。而陰愈虛甚。以其氣味之辛散

也。生地黄能生血脉，然胃氣弱者服之，亦損胃，不食。熟地黄補血養血，然痰火盛者，恐泥膈，不行。人參爲潤肺，健脾之藥，若元氣虛損者，不可缺也。然又嗽勞嗽，咯血，鬱火在肺分者，服之，必加嗽，增喘，不寧。以其氣味之甘溫，滯氣然也。白芍藥爲涼血，益血之劑，若血虛腹痛者，豈可缺歟。然形瘦氣弱，稟賦素虛寒者，服之，恐伐發生之氣，以其氣味之酸寒也。藥性能毒，未易悉舉。學者宜究本草之詳，不可妄施，以殺人。也。或問脈經謂一息四至以上爲無病，常人之脈，今見無病之人，或有一息五至，有奇者，有一息三至，無餘者，何如是之異乎。曰：生成之脈，豈無緩急遲數之殊歟。經曰：性急脈亦急，性緩脈亦緩。大抵脈緩而遲者多。

壽脈急而數者多，天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蓋氣血者，人身之神也。脈急數者，氣血易亂，而神機易息。故多矣。脈遲緩者，氣血和平，而神機難損。故多壽。先哲論江海之潮，則天地之嘔吸，晝夜止二升二降而已。人之呼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故天地之壽，攸久而無疆。人之壽延者，數亦不滿百也。管見如斯，未知是否。

或問有人寸關尺三部之脈，按之絕無形跡，而移於手陽明經，陽谿與合谷之地，動者，何歟。曰：手太陰經肺與手陽明大腸一藏一府，相爲表裏，其別缺穴，乃二經之絡，脈從絡而出，於陽明之經，此爲妻乘夫位。地天交泰，生成無病之味耳。學者可公曉歟。

或問婦人產後之證丹溪爲當以大補氣血爲主治雖
有雜證以未治之又曰產後中風切不可作風治而
用風藥然則產後不問諸證悉宜大補氣血乎曰詳
主末二字其義自明若夫氣血大虛諸證雜操但虛
而無他證者合宜大補氣血自愈或因虛而感冒風
寒者補氣血藥帶驅風之劑或因脾虛而食傷大陰
者補氣血藥加消導之劑或因瘀血惡露未盡而惡
寒發熱者必先逐去瘀血惡露然後大補經曰有本
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又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
其本丹溪主末二字即標本之意耳臨證之際其於
望聞問切之間豈不可辯乎若一例施之以補豈非
刻舟求劍之術耶

或問妊娠之婦有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有三五箇月
間其血大下而胎不墮者或及期而分娩或逾月而
始生其理何歟曰其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名曰盛
胎蓋其婦血氣充盛養胎之外其血尤有餘故也其
有數月之胎而血大下謂之漏胎蓋因事觸動任脈
故血下而未傷於子宮故也雖然孕中失血胎雖不
墮其氣血亦虧多致逾月不產予曾見有十二三月
或十七八月或二十四五箇月生者律之有之俱是
氣血不足胎難長故耳凡十月之後未產者當服
大補氣血之藥以培養之庶分免之無憂也學者不
可不知

或問丹溪所謂難產之婦皆是八九箇月以不能謹以

致氣血虛故也請問其肯何歟曰蓋婦人有娠大不宜與丈夫同寢今人未諳此理至於八九箇月內猶有房事夫情慾一動氣血隨耗蓋胎孕全仗氣血培養氣血既虧則胎息羸弱日月既足子如夢覺即欲分強遂能拈胞求路而出胞破之後其胞中之漿水沛然下流胎息強健者即翻身隨漿而下此為易產者也胎息倦弱者猶如夢寐未醒轉頭遲慢不能隨漿而出胞漿既乾則汚血閉塞其生路是以子無所便當憂恐急服催生之藥如蜀葵子之類逐去惡血道踰通達庶有速產之功醫者不可不知此意

或問山居野處之地云有狸魅之患誠有此歟否歟曰

妖祟為患自古有之非獨老狐成精至於人家猶太亦有善為妖者大抵被其惑者皆性淫而氣血虛者也故邪乘虛而入耳未有正人君子血氣充實者而被其惑焉治法必滋補其真陰以壯其正氣安養其心神以禦其媯邪房幃之內鑿隙不通邪何由而入焉若以師巫降童等邪術治之則神愈不安決無可瘳之理遇斯疾者可不謹歟

或問中風之候皆半身不遂其有遷延歲月不死者何也曰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之枝榦先萎耳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言動也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正則化絕言植也夫神機未息亦猶氣化之未絕耳故半身雖不運用然亦未至於機息而死

也古所謂癱瘓者亦有深意存焉言癱者坦也筋脉弛縱坦然而不舉也瘓者渙也血氣散慢渙然而不用也或曰其為治之法與諸痺同乎曰不同也經謂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故曰痛痺筋骨痛曰著痺著而行曰行痺走痛曰周痺周身疼痛皆邪氣有餘之候也其癱瘓者或血虛或氣虛皆正氣不足之證其治法故不同也惟痿痺屬血虛麻痺屬氣虛與癱瘓治法大同而小異焉學者宜加詳察毋蹈乎實實虛虛之覆轍云

或問雀目之證遇晚則目不見物至曉復明此何病使然曰是則肝虛之候也或曰肝常懸其有餘然亦有不足者乎曰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其人素稟血

虛適遇寅申二年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火炎於上木鬱于下夫胞絡相火既盛則心血沸滲而乾涸經曰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蓋心出血肝納血心血既涸則肝無攸受經又曰目得血而能視緣肝開窮于目肝既無血則目瞽而不明矣或曰目瞽不明既得聞命矣其晚暗而曉復明者何也曰木生於亥旺於卯而絕於申至於酉戌之時木氣衰其遇亥始生至日出於卯之地木氣稍盛而目復明矣鑱然終不能瞭然如故或曰雀目之患終變為黃脹而死何也曰木絕於申乃水土長生之地木氣萎和土氣敦阜經謂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此土氣有餘而侮所不勝之木也或曰治法何如曰先

直地黃芩歸等藥以補益其腎肝之不足次用厚朴
蒼朮陳皮之類平其土氣之有餘此乃略示端倪耳
醫者自宜臨歧斟酌而處治之慎不可按圖而索驥
也

或問小兒氣喘世俗例以為犯土謂犯其土皇也或安
確或作竈或浚井填塞開通溝渠等事適遇小兒氣
喘遂云犯土無疑矣輒邀術士退土或書符命貼於
動土之處或呪法水焚符調服或按家之九宮謂土
皇居於何宮太陽落在何宮當取太陽之土與兒飲
之能釋土皇之厄而喘定間亦有驗者夫歷代醫書
汗牛充棟何不該載而遺此證為黃冠之流豎治歟
請明以告我曰夫小兒發喘多由風寒外束腠理壅

遏而肺氣不得宣通而為病耳治法當用錢氏瀉白
散或三拗湯等劑使腠理開通肺氣舒暢而喘息定
矣或因吐瀉之後而中氣不足亦使短氣而喘治用
錢氏益黃散東垣補中益氣湯或用伏龍肝湯泡放
溫飲之其喘立定者有之蓋脾土大虛必借土氣以
培益之其術士窺竊此意而巧立名色而謂太陽之
士能安士也夫小兒之證不一或慢驚直視而喘或
肺脹氣促而喘縱取太陽土盈盎以沃之亦莫能救
其萬一醫者自宜檢方按法調治毋聽末流之俗以
致惑焉

或問婦人懷鬼胎者何歟曰晝之所思為夜之所見凡
男女之性媾而虛者則肝腎之相火無時不起故勞

怯之人多夢與鬼交夫所謂鬼胎者偽胎也非實有鬼神交接而成胎也古方有云思想無窮所願不遂為白濁白濁流於子宮結為鬼胎迺本婦自己之血液媾精聚結成塊而胃腹脹滿儼若胎孕耳非偽胎而何哉曰嘗閱滑仁醫驗謂仁孝廟之禱揚天成一女薄暮遊廟廡見黃衣神覺心動是以夢與之交腹漸大而若孕邀伯仁治診之曰此鬼胎也其母道其由與破血墜胎之藥下如科斗魚目者二升許遂安此非遇神交乎曰有是事而實無是理豈有土木為形能與人交而有精成胚胎耶噫非神之感於女乃女之感於神耳臆度此女年長無夫正所謂思想無窮所願不遂也有道之士勿信乎邪說之感焉

又問醫能氏纂集運氣全書及撰為傷寒鈔法以病者之所生年月日時合得病之日期推筭五運六氣與傷寒六經證候無不吻合謂某日當得某經某經當用某藥而以張仲景一百一十有三方按法施治如太陽無汗麻黃湯有汗桂枝湯之類使後學能推此法不須問證察脉但推筭病在此經即用此經之藥實為醫家之捷徑妙訣也吾子可不祖述乎曰此馬宗素無稽之術而以世之生靈為戲玩耳竊謂上古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十干配而為五運以十二支合而為六氣天以六方寓之歲以六氣紀之以天之六氣加臨於歲之六節五行勝復盈虧之理無有不驗傳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

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今草莽野人而以入之年命合病日而為運氣鈐法取伸景之方以治之是蓋士師移情而就法也。殺人多矣。知理君子幸勿蹈其覆轍云。

或問龐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時行瘟疫謂春有青筋牽證其候頸背雙筋牽急先寒後熱腰強急脚縮不伸胛中欲折或服黃項背強直夏有赤脉攢證其候口乾舌裂咽塞戰掉驚動不定秋有白氣狸證其候經絡壅滯皮毛堅發泄體熱生斑氣喘引飲冬有黑骨瘟證其候腰痛欲折脅如刀刺切痛心腹膨脹四季有黃肉隨證其候頸下結核頭重項直或皮肉強硬而隱發熱掌間醫有醫萬疾無今古近年

以來未嘗有已上諸證何今古之不同歟請明言其故幸甚曰瘟疫之證素無定體或氣運之變遷或世情之不古愧予年踰八秩略未見此異證或世有之而予未之見歟抑亦見之而予未之識歟安常稟出類拔萃之資為一代名世之士著述方書以為後學之矩範豈好為異說以欺世罔俗哉姑錄之以俟達者再論

或問龐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聖散子方謂出於蘇子瞻尚書所傳又謂其方不知所從來而故人巢君毅此寶之以治瘟疫之疾百不失一安常讚曰自古論病惟傷寒至為危急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法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

陰陽二感或男女相易狀至危篤者連飲數劑則汗
出氣通飲食漸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
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少熱而陽毒發
狂之類入口即覺清涼殆不可以常理詰也時疫流
行平日輒煮一釜不問老少良賤各飲一大盃則時
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病能空腹一服則飲食甘美百
疾不生真濟世衛家之寶也吾子何不遵其法多合
以濟世之瘟疫豈非積德之一事乎曰予閱其方殆
與醫道不合蓋其藥味止是燥熱助火之劑別無祛
邪除瘴之能如黑附子高良薑吳茱萸石菖蒲麻黃
細辛半夏厚朴肉豆蔻防風藿香豈非辛烈燥熱之
劑乎其有茯苓蒼白朮藁本猪苓澤瀉獨活甘草稱

溫不熱雖有柴胡芍藥枳殼三味之涼恐一杯之水
難救一車薪之火夫熱藥治熱病素問謂之從治又
謂之反治又謂之劫劑然此方必當時適遇瘟疫之
身熱無汗或日期已過邪氣欲去正氣將復之際偶
投一服二服劫而散之者有之由是眾皆以為得神
仙之法爭錄其方以傳于世政所謂訛上傳訛也豈
可以大釜煎煮令一家俱飲乎又豈可令無病之人
空腹服此熱藥乎用藥者若不執之以理而謂不殺
入者予未之信也安常為一代之名醫而載此方於
傷寒論中而謂能博濟眾亦賢者之過焉
或問發痧之證古方多不該載世有似寒非寒似熱非
熱四體懈怠飲食不甘俗呼為痧病其治或先用熱

水蘸搭臂膊而以芎麻刮之甚者或以針刺之指出
血或以香油燈照視身背有紅點麤皆烙之已上諸
法皆能使腠理開通血氣舒暢而愈此為何病又何
由而得之乎曰內經名為解休原其所因或傷酒或
中濕或感冒風寒或房事過多或婦人經水不調血
氣不和皆能為解休證與砂病相似實非真砂病也
夫砂病者嶺南煙瘴之地多有之矣詩云為鬼為蠅
則不可得註云蠅短狐也江淮間多有之能含砂以
射水中人影唐詩云射公巧俟遊人影亦謂此也人
不見其形若被其毒輒為寒熱而病一曰蠅如鼈有
三足一名射影病瘡如疥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
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

入俗呼水弩鵝能食之本草云溪毒砂風水弩射工
蠅短狐鰕鬚之類俱能含砂射人被其毒者則憎寒
壯熱百體分解若傷寒初發之狀彼土人治法以手
捫摸痛處用芋葉或甘蔗葉捲角入肉以口吸出其
砂外用生大蒜搗膏封貼瘡口即愈諸蟲性鰕鬚最
毒若不早治十死七八其毒深入於骨若鰕鬚之狀
其瘡類乎疔腫彼地有鷄鵝鸚等鳥專食已上諸
蟲凡遇此病即以此鳥毛糞燒灰服之及籠此鳥於
病者身畔吸之其砂聞氣自出而病安也其他無此
諸蟲之地實非真砂證也管見如斯學者更宜博訪
以長見聞可也

或問瘡與疥癬積聚癩癧病雖似而其各不同請逐

一條陳其說以曉後學可乎。曰：痞者否也。如易所謂天地不交之否，內柔外剛，萬物不通之義也。物不可以終否，故痞久則成脹滿而莫能瘳焉。痲痺者懸絕隱僻，又玄妙莫測之名也。積者跡也。挾痰血以成形跡，亦鬱積至久之謂爾。聚者緒也。依元氣以為端緒，亦聚散不常之意云。癥者徵也。又精也。以其有所徵驗，及久而成精萃也。瘕者假也。又退也。以其假借氣血成形，及歷年退遠之謂也。大抵痞與痲痺乃留膈間之候，積與聚為肚腹內之疾，其為上中二焦之病，故多見于男子。其癥與瘕獨見于臍下，是為下焦之疾。故常得于婦人。大凡腹中有塊，不問積聚癥瘕，俱為惡候，切勿視為尋常來允而不求醫，早治若待張

滿已成，留腹鼓急，雖倉扁復生亦莫能救其萬一。進斯疾者可不懼乎。

或問世有巫蠱魘魅之術，云可咒人致死，果有此乎。否乎。曰：有此事而實無此理也。夫蠱毒魘魅之術，皆闖廣深山鄙野之俗，或因姦或因財，及謀產爭婚等事，蓋惡欲其死之念一興，故無所不用其極矣。多竊仇家之生命，或琢木成像，書其名與年命而葬之，或畫其像，書其名作紙棺以埋之，或書符以焚之，或咒水以祝之，種種不同。雖有其事而實無應驗之理。夫上帝好生，為此者多反受殃。或曰：既無殺人之驗，律法何以該載。曰：造律之士皆至公仁者，深嫉其惡，是蓋追其心之不仁而置之極刑於十惡之中，而常赦所

不原也。或曰：今之夢寐中而常魘者，似有鬼神所附之狀，何也？曰：然。夢寐間常魘者，蓋火起於下而痰閉於上，心血虧欠而心神失守，故爾。豈有鬼神所附之理哉？賢者願無惑焉。

或問古者醫家有禁呪，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呪科者，即素問祝繇科也。立教於龍樹居士，為移精變氣之術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驚惑成病，或山林溪谷衝疔惡氣，其證如醉如痴，如為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證，可以借呪語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龍樹呪法之書行于世，今流而為師巫，為降童，為師婆，而為扇惑人民，哄嚇取財之術，噫！邪術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又問丹溪所謂有外感挾內傷者，有內傷挾外邪者，其證何如？而見當以何法而治？請詳以語之。曰：假如先因勞後過度，飲食失節，而其體已解，你文為感冒風寒，而作其證必惡寒發熱，頭身俱痛，右手氣口及關脈則大於左手，人迎及關脈二倍，而兩手陽脈俱有緊盛之勢。此內傷重而外感輕，謂之內傷挾外邪也。治法必以東垣補中益氣湯為主，加以防風羌活柴胡之類。或先因秋冬之月觸冒風寒，鬱積已久，欲發未發之間而加之飲食勞倦，觸動而發，其證必大惡風寒，頭身大痛，而大發熱，左手人迎及關中脈則大於右手，氣口及關脈一二倍，而兩手陽脈亦多有緊盛之勢。此外感重而內傷輕，謂之外感挾內傷也。治

法必以仲景傷寒論六經見證之藥為主治少加以
補中健脾之劑夫外感重者宜先攻而後補攻者下之類
內傷重者宜先補而後攻二證俱重宜攻補兼施或
日勞倦飲食二者俱甚而為大熱之證欲補則飲食
填塞胃中恐愈增飽悶欲消導則恐元氣愈虛而病
益甚其將何法以處治乎曰此政王安道所論不足
中之有餘證也必宜攻補兼施以補中益氣湯間
丹溪導痰補脾飲加神麴麥非之屬甚者以東垣枳
實導滯丸之類與補中益氣湯間而服之食去而虛
證亦除是亦攻補兼施之法也醫者誠能斟酌權宜
而處治之無有不妥之理也

問人之壽夭各有天命存焉凡人有生必有死自古

皆然醫何益乎曰夫所謂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氣
也父為天母為地父精母血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
亦異其有生之初受氣之兩盛者父母元氣皆壯當
得上中之壽受氣之偏盛者當得中下之壽受氣之
兩衰者能保養僅得下壽不然多夭折雖然又不可
以常理拘泥論也或風寒暑濕之感於外飢飽勞後
之傷乎內豈能一一盡乎所稟之元氣耶故上古神
農氏嘗百草製醫藥乃欲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乎天
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醫而信巫枉死者皆不得盡乎
正命而與巖墻桎梏死者何異焉或曰今之推命者
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算其生死安危無不
節之應驗予以父母之元氣為天命恐非正當之語

曰。天人之理盛衰無不脗合。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取以畫八卦而成易。書凡人之動一靜。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用之以卜筮。莖髮無差。雖然。聖賢導之。教誨必使盡人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吉。亡者得存。未嘗令人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醫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夭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

或問。先哲謂諸痛為實。諸痒為虛。丹溪亦曰。諸痛不可用參耆。蓋補其氣旺不通而痛愈甚。然則凡病痛者。例不可用參耆等藥乎。曰。以上所論諸痛。特指其氣實者為言耳。如暴傷風寒在表作痛。或因七情九氣拂鬱不得宣通而作痛者。固不可用補氣藥也。若夫

勞後傷形。致身體解休而作痛者。或大病後及大瀉痢後。氣血虛弱。身體疼痛。及四肢麻痺而痛。或婦人產後。氣血俱虛。致身體百節疼痛等病。其可不用參耆等補氣藥乎。學者毋執一也。

或問。寸關尺三脉部位。既得聞命矣。外有人迎氣口神門三脉。其位安在。請明以告我。曰。按活人書。左手關前一分。人迎是也。右手關前一分。氣口是也。又按脉經。謂左手人迎以前寸口脉。即知人迎在病人左手關前寸後之位。診者右手食指與中指兩歧之間。是也。又謂右手氣口以前寸口脉。即知氣口在病人右手關前寸後之位。診者左手食指與中指兩歧之間。是也。經又曰。兩手神門以後尺中脉。即知神門各在

病人兩手關後尺前之位診者中指與無名指兩歧之間是也今人多不識此或指人迎於左關或指人迎於左寸或指氣口於右關或指氣口於右寸或指神門於兩關相對者皆非也學者可不審乎

或問藥性有相畏相惡相反而古方多有同為一劑而用者其理何如曰若夫彼畏我者我必惡之我所惡者彼必畏我蓋我能制其毒而不得以自縱也且如一劑之中彼雖畏我而主治之能在彼故其分兩當彼重我輕略將以殺其毒耳設我重彼輕制之太過則盡奪其權而治病之功劣矣然藥性各有能毒其所畏者畏其能所惡者惡其毒耳如仲景制小柴胡湯用半夏黃芩生薑三物同劑其半夏黃芩畏生薑

而生薑惡黃芩半夏因其分兩適中故但制其慄悍之毒而不減其退寒熱之能也其為性相反者各懷酷毒加兩臂相敵決不與之同隊也雖然外有大毒之疾必用大毒之藥以攻之又不可以常理論也如古方感應丸用巴豆牽牛同劑以為攻堅積藥四物湯加入參五靈脂輩以治血塊丹溪治死痰二十四味蓮心散以甘草羌花同劑而謂妙處在此是蓋賢者真知灼見方可用之昧者固不可妄試以殺人也夫用藥如用兵善用者置之死地而後存若韓信行背水陣也不善者徒取滅亡之禍耳可不慎哉

或問當歸一物雷公謂頭破血身和血尾止血東垣又云頭止血身養血尾破血一說不同豈無歸一之論

乎請明以告我曰東垣曰當歸者使氣血各有所歸之功之號也蓋其能逐瘀血生新血使血脉通暢與氣並行周流不息故云然又曰中半已下氣脈上行天氣主之中半已下氣脈下行地氣主之身則獨守乎中而不行也故人身之法象亦猶是焉予謂瘀血在上焦與上焦之血少則用去蘆上截瘀血在下焦與下焦之血虛則用下截之尾君欲行中焦之瘀與補中焦之血則用中一段之身非獨當歸他如黃芩用上截之虛者以降肺火用下截之實者以瀉大腸之火防風桔梗之類亦然此千古不易之定論也學者詳之

問黃栢地黄之類俱忌鐵器蒸搗何歟曰夫地黄黃

栢之類皆腎經藥也錢仲陽謂腎有補而無瀉又曰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蓋腎乃陰中之少陰為滋養真之水藏其所以忌鐵器者防其伐木瀉肝恐子能令母虛也竟無他說

或問本草所載竹茹竹葉及煮竹瀝皆云用淡竹夫竹類頗多未審何竹各為淡竹耶曰東坡蘇公之方有二云淡竹者對苦竹為文除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我丹溪先生常用早筍俗名雷竹此淡中之淡者也此竹又名甜竹以其筍之味甜也別有一種水竹其筍味純淡故已上二竹皆可入藥用綠竹一種俱無味之味故知其無毒故也如無二竹晚筍竹亦可伐用餘竹皆不可用也

或問嶺表煙瘴之地其俗平居無病之人朝夕常飲檳榔云可辟除山嵐瘴氣之疾吾儒有仕於彼地者亦隨其俗而食之果有益乎否乎曰按本草檳榔味辛氣溫為純陽之物善驅逐滯氣散邪氣泄胃中至高之氣除痰癖下行以治後重脫肛之證如果有已上諸疾用之以佐木香芩朮等藥無不應驗若無病沖和胃氣朝夕無故猛噬吾恐反泄真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也嗚呼因習之弊死而無悔者焉羅謙甫曰無病服藥如壁裏添柱誠哉是言也嘗聞用藥如用兵朝廷不得已而行之以禦寇耳若無寇可平而無故發兵不惟空廢糧餉且害及於無辜之良民也戒之戒之

或問婦人產後諸疾古方多用四物湯加減調治我丹溪先生獨謂方藥酸寒能伐發生之氣禁而不用何歟曰新產之婦血氣俱虛之甚如天地不交之否有降無升但存秋冬肅殺之令而春夏生發之氣未復故產後諸證多不利乎寒涼之藥大宜溫熱之劑以助其資始資生之化源也蓋先哲制四物湯方以川芎當歸之溫佐以芍藥地黃之寒是以寒溫適中為婦人諸疾之妙劑也若或用於產後必取白芍藥以酒煎復製炒去其酸寒之毒但存生血活血之能胡為其不可也後人傳寫既久脫去製炒註文丹溪慮夫俗醫鹵莽不製而用之特舉其為害之由以戒之

耳若能依法製炒為用何害之有哉學者其可不知此乎。

醫學或問終

慶安元歲上冬告且

千駄村仔後庄名

藤本仙

